

我故乡的多兰湖

石缘

王培静

家中有块不大不小的灵石,有底座,是作家朋友高国镜先生送的。这块石头放在客厅的两个沙发中间,主基调是黑色,纹理中有些不太显眼的白色。细看像个四不像的可爱小动物,尾巴却像鱼尾。

酒柜上面有块石头,是块泰山画面石,上面的图案不俗不艳,中间像条河,两岸是层林尽染的树林。门口的佛龛上,铜质的毛主席像前,放着一块立着的泰山石,底座有些陈旧,也有些掉色了。石头是圆锥形,主基调是淡灰色,下面色重一些,中间像大海,上面是一圈圈的图案,整个感觉看上去,像太阳升起前的景象。没有记错的话,这两块泰山石,是多年前我和爱人从北京丰台体育馆的庙会地摊上淘来的。

电视机的两边各有一块石头,它们是前几年我和朋友开车去张北采风,从当地的一家小古玩店里淘来的,店家说这是正宗的黄河石,从不远处的黄河岸边收来的。两块石头的色调都有点青色,图案偏黄色,右边石头的一面是海底世界,海里的小动物形态各异,活灵活现。那时想,小孙子见了肯定喜欢。另一面是一把茶壶,有把有嘴,形象逼真。左边的一面看不出图案来,正面上半部像一尊金蟾。金蟾下面的图案,仔细观察,就是一幅穿着长袍、倚在榻上吸烟的鲁迅肖像。

书柜上还有一块我从内蒙古库布齐大沙漠捡来的像蜜蜂似的玛瑙石,它的体积比一个拳头还要大些,比一般石头密度大,也重,上面有很多高低不平的小孔。这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不知在沙漠中经历了多少严寒酷暑、风风雨雨。

我家还有朋友从东北小兴安岭寄来的天然玛瑙石,有好几块像煮熟风干的猪肉。还有从五大连池带回来的烧得发炭的木化石,还有我从天南海北捡回来的那些普普通通的小石头。

我感觉,每块石头,和你有缘才能和你相遇。每块石头都是有生命的,它们已经在这个世上生存了比我们多几十倍甚至千倍、万倍的时间,也许分别后,它们还会回归大自然。相信将来,它们还会找到新的主人,像我一样把它们带回自己的家中,和有缘人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苏州的山

时浩

苏州是水城,水是苏州的眼,明眸善睐。而苏州的山,则是苏州的眉。

苏州的山说不上高大和巍峨,这里没有崇山峻岭。自然,苏州的眉也不是浓眉、剑眉,而是弯弯的蛾眉。山清而水秀,美目配蛾眉,自然眉清目秀,于是乎,苏州天生有一张标致的面孔,不施粉黛而自得风流。

苏州的山主要分布于太湖一带,它们随物赋形,各抱地势,错落有致。因为水,苏州的山色总是伴着湖光。吴山青,吴水碧,你沿着太湖边的公路一路行去,太湖七十二峰,峰峰绝妙,峰回又路转,美不胜收。

苏州的山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穹窿、灵岩、邓尉、七子、天池、天平、渔洋、米堆……山峰山岭亦温柔雅致:缥缈峰、莫厘峰、卓笔峰、砚碇岭……

苏州的山,不光是自然之山,更是历史之山、文化之山。穹窿山,孙武子曾隐居于此,写就“世杰作《孙子兵法》;西汉朱买臣在此山砍柴读书,终成一代名臣;乾隆皇帝六次登临此山,留下许多逸闻趣事。

苏州的山有故事,有精神,有品格。登天平山,访高义园,拜范文正公,你不禁会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山上亦有韩世忠墓,“千古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登苏州的山,你会遇见古人,走进传说。灵岩山上,馆娃宫虽残,玩月池犹在,你会有历史兴亡之感。渔洋山里,你会遇见伍子胥,那里有他“贻山报恩”的传说。

苏州的山,四季皆可登游,四时之景不同,登游之乐亦大不相同。春宜登缥缈峰,置身山顶,极目远眺,太湖三万六千顷尽收眼底,赏心悦目。夏宜临灵岩山,簷竹深处,万竿幽幽,清凉境界,可以消暑,再听听古寺钟声,来一碗灵岩素面,足以安顿凡心。秋宜人天平山,秋色层林尽染,你会陶醉于那里的红枫、奇石、清泉。冬宜去邓尉山,隆冬时节,山上梅花吐蕊,势如雪海,故名“香雪海”。

说苏州的山,自然还少不了虎丘山。虎丘山很矮,几乎不能叫山,但它是苏州山的总代表,号为“吴中第一山”。游了虎丘,你才知道什么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君不见,苏东坡有言“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

苏州的山,看不完,看不厌。

香甜米花糖

管淑平

怎么就那么甜,怎么就那么甜呢?那种甜,只需要尝一点点,就能把心窝儿一下子给甜化了,把那些沉睡在时光长廊的种种记忆甜开了幸福的花儿。那熟悉而又亲切的甜,正是我最爱吃的米花糖的味道。

别看它只是个其貌不扬的小方块,但在它低调的外表下却潜藏着十二分的香甜。上面黏着的糯米花,圆而饱满,如珍珠般透亮,一颗挨挤着一颗。花生米则故意和人们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不仔细寻找,还真看不出。墨点儿一样的黑芝麻懒懒地沉睡在米花糖块儿上。犹如红玛瑙一样晶莹剔透的葡萄干,和黑芝麻是相处多年的好邻居。

甜,是一种幸福的味道和记忆。我第一次吃到米花糖时,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它了。忘不了那从舌尖化开的味道,尤其是那诱惑力最强的米香味儿一股股飘进鼻孔,直往人的心里钻。

米花糖应该很难做吧?你也许会这么问。其实,米花糖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准备白砂糖50克,麦芽糖50克,糯米花150克(提前一天在清水中浸泡发酵好),花生五六粒、分瓣儿,葡萄干10余颗,再来一点黑芝麻,食材就备齐了。

将白糖、麦芽糖和清水倒入锅中熬糖水,小火慢熬,直到熬到细密的气泡冒出为止。接着用一只筷子沾上适量的糖浆,如果筷子上有坚硬的糖块凝结,就可以关火了。再趁热倒入预先准备的糯米花、花生、葡萄干,用勺子把它们和糖水搅拌均匀。接着戴上塑料手套,在手套上沾上少许的油,将这些食材充分糅合,并撒上黑芝麻。待它们凝固,接下来就是切米花糖了。随着一声声刀响,米花糖就大功告成了。

在家里,我这样的“馋猫”定是第一个上前去拿米花糖的,长辈们这时候总会叮咛我别浪费。我哪里听得进去,迫不及待拾起一块米花糖,吹吹呼呼地就吃了起来。

童年一去不复返,我只想再来一块香甜的米花糖。

堆铲平,铲平后又平地掘出两个深坑。掏出的土,在一旁堆了座山。那两个土坑挖好后,注入河水,形成了眼前碧波荡漾的人造湖。

夏日,我和爸爸妈妈喜欢一起到多兰湖走圈,在湖的外圈人行道上一圈一圈地走。夏夜的风微微吹过,消去了一天的酷热,湖水散发出微凉的气息,鼻尖潮湿,毛孔微张,风摆杨柳,仿佛与我们一一招手。妈妈喜欢绕湖堤快走,我紧随其后。人一旦快走起来,周围的事物仿佛都在跟随身体左右摆动,耳后沁出一层密密的汗珠。

正午,太阳炙烤着大地。我要穿过多兰湖去上学,一阵小跑,跑到树荫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歇一歇,再跑向下一个树荫。突然传来一阵蛙鸣,我疾步朝声音走去,声音越来越清晰密集。原来,裸露在太阳底下的一群小青蛙正在四处逃窜,有的正直直地向我蹦过来。我用脚尖轻轻地,生怕踩到它们,在这片空旷又燥热的地面与蛙共舞,一蹦一跳,

朝着学校的方向跑去,身后还不断地传来青蛙的叫声。

秋天,我和爸爸走在公园中,水草变得衰败,湖水悄悄变少,湖底长出密密麻麻的芦苇,高可没头,好似一群穿着淡黄色毛茸茸舞衣的舞者,随风摇曳。湖水在芦苇的半腰处晃,时而与苇秆碰撞,时而流向低洼处。我望着那片芦苇傻傻地想,会不会有人划着小船突然冲出来撞到我们的面前呢?爸爸笑笑说:“你一定是小说看多了。”但我依旧对那片金灿灿的芦苇充满了好奇。天边飞过一只大鸟,飞得很低,轻轻掠过湖面,荡开一圈一圈的波纹。我问爸爸:“那只大鸟在干嘛?”爸爸说:“那是水鸟,在湖中觅食。”那一刻我瞪大了眼睛,观望着远飞的大鸟,白肚尖嘴,触碰水面时,仿佛是一位练过凌波微步的武者,轻快敏捷,叼到鱼后,迅速将双爪抽离,扇动双翅,瞬间消失在了白茫茫的天空之中。

再后来,多兰湖又进行了改造。爸爸说:“这次要大改,可能时间会长一些。”很多像爸爸妈妈一样经常去多兰湖运动的人,因为这改造一时不知去哪里是好。妈妈没事就和爸爸去多兰湖围栏外观望,仿佛只有往多兰湖方向走,才是他们最熟悉的日常。

几个月后,多兰湖终于重新亮相。那个冬天,放寒假回家的我和爸爸妈妈来到了多兰湖,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运动场地比原来增大了一倍,运动路面、灯杆、运动器械、桥面栏杆焕然一新,人行道造型保留了曾经熟悉的模样,那两个圆圈的湖面还是曾经的样子。只不过,冬日里湖水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皑皑白雪给冰面又盖上了一层白色的厚棉被。

湖边的垂柳已从小胳膊粗长到大人合抱不住,我的眼睛里依旧泛起了这湖往日的模样。因为多年的陪伴,早已让这些片湖水注入了我们的生命中。

多兰湖,在蒙古语中,意为明亮的眼睛。

寒潮

马克

寒潮的态度是
瓦楞上的霜
在冬日惨白的阳光下
闪着寒光
寒潮每次扫荡
北方的大山就为它
蜕一层皮
湖面上的冰层
被它不断加码
这处水鸟们曾经的乐园
在寂寞中打发着时光
只是,忙碌的人们
不屑它的恐吓
脚步匆匆,出行
在路灯下的约会
依然热情似火
任寒潮兀自
呼啸,撕扯
河边柳树垂下的
长发

初到城市

王美社

那时
我是一穗小麦
正是籽粒灌浆的时期
怕风也怕雨
这个城市友好体贴
给我充足的阳光
也替我遮风挡雨

我便收起芒的锋利
后来,把金黄色
一半用来装扮城市
一半用来装扮妻子儿女
我一点都不留
只留下感激就够了

余显斌

在小村行走,常会感到身上湿漉漉的,好像淋了一身的雨滴,有一种透亮,一种轻盈。这样的感觉是常有的。这淋的当然不是雨滴,是一身的虫鸣,却如同雨滴一样晶莹,一样清新。

淋雨,有时是一种享受。淋一身虫鸣,也是一种很美的享受。即使不是一身的虫鸣吧,一颗两颗三颗,就那样随意零落着,落在心中,也是蛮舒服的。

乡村,永远是虫儿的家园。有人说,有一棵草,就有一粒露珠。我想,有一棵草,就有一声虫鸣。尤其是夏日的黄昏,走在田埂上,走在沟沿边,总会听到一声声虫鸣,就在草丛间闪烁着。

真的,每一棵草的根部,好像都有一声虫鸣,密密麻麻的,组成一曲乡村的大合唱。

在乡村,数不出有多少虫鸣,就像你数不出有多少颗露珠一样。

露珠,还有雨滴,白亮亮的,会打湿你的衣服,打湿你的身体,虫鸣却会打湿你的心。你的心会在刹那间一片洁白,纤尘不染,生出一芽芽的草色,开出一朵朵的小花。

有时,在柳色如烟中,搬一张竹椅坐在绿色的下面,一篇文章读罢,浑身清灵灵的,这是文字的沁润,更是柳色里滚落下来的虫鸣打湿的。那虫鸣一声声的,如另一种文字,平平仄仄,押着韵,带着抑扬顿挫,就那样落在心上,潮潮的,软软的。

这样的感觉,在城市里却很少产生。城



劳动者的身影

1月16日,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冬日笑脸影展”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一名环卫工人从“环卫工人的笑脸”照片前走过。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一件旧毛衣

熊聆邑

箱底压着的那件旧毛衣,一触即破似的软薄,但它就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柔和而温暖。毛衣上的图案早已褪色,仿佛是岁月的痕迹。每次翻箱倒柜的时候,那些关于旧毛衣的记忆碎片便如同尘埃般飞扬在脑海。

那是个贫寒的年代。母亲一针一线地织着毛衣,双手好似蝴蝶翩翩起舞,将无尽的爱意编织进里面。那时的我还不懂事,只知道盼望着穿上新毛衣,好在小伙伴面前炫耀。

穿上那件毛衣,仿佛就能拥有母亲的庇

护,无论外面风雪多大,心里总是暖洋洋的。它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见证了我的成长与喜怒哀乐。在那些无法言说的时刻,是毛衣上的一针一线,给予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随着时光流逝,我渐渐长大,母亲也愈发苍老。那件毛衣被时光打磨得破旧不堪,但它依然静静地躺在我的箱底,如同一本尘封已久的日记,记录着那些逝去的岁月。每当我想起它,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是对过去的怀念,也是对母亲深深的感激。

在那个年代,没有华丽的服饰,没有繁复的装饰,一件手工编织的毛衣便是最珍贵的礼物。如今,虽然商场里有各式各样的毛衣,但

在我心中,那件旧毛衣的地位依旧无可替代。

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是否能够回到那个冬天,再次穿上那件旧毛衣,感受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母亲的视力快速下降,再也不能织毛衣了。回忆起过去织毛衣的场景,她常常在电话里感叹时光飞逝,叮嘱我在冬日里要注意保暖。我也常常会与她说起曾经穿着新毛衣,惹得小伙伴们一脸羡慕的故事,母亲听得哈哈大笑。

对我而言,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那件旧毛衣始终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虽然它已经无法再穿在身上御寒,但依然是最珍贵的存在。

淋一身虫鸣

市里即使有绿色,却总是没有山村里的那么自然,那么野性。虫鸣也没有山里的圆润,没有山里的水灵,没有山里的密集,就那么零落的几声,干瘪、乏力。即使有几声较为饱满的虫鸣吧,也粘着一层灰尘、一丝雾霾,总显得不干净,似乎还有一种沉重、一种呆滞,哪里能和山中虫鸣相比呢?

有一次,我去了一个大城市,那儿的一切都显得灰蒙蒙的,包括近处的路面、远处的建筑和头顶的天空。盼盼盼啊,好不容易下了一场雨,雨滴落在衣服上,一圈圈污浊的印象,慢慢扩展开来。雨滴里竟然带着灰尘,这样的雨滴,还不如没有。这样的虫鸣,听着黏黏糊糊的,也不如没有。

在山村,雨是清亮的,是透着微微的绿意的,是嫩生生的。山中的虫鸣,和雨滴是一样的色泽,一样干净,一样清润。

我喜欢在山村的细雨里静静地走着,默无声息地走着。雨不大,丝丝缕缕地落下来,浑不着力地飘下来。这时,天地一片清凉,丝毫没有雾蒙蒙的感觉,甚至还透着绿色的嫩,还透着花色的艳。

人走在雨中,头发上也粘着雨丝,衣服上

也粘着雨丝。

人家的屋顶上,浮荡着淡蓝色的烟雾,很薄,如笛孔里飘出的乐音一样,就那样虚无缥缈着,远看一片,近看却什么也没有了。

人走在其中,走在一种微微的凉意里,走在一种薄薄的湿润中,心里的烦恼和沉重,还有一些琐事中蕴含的矛盾,都消失在雨中。此时的人如空壳一般,如透明的一般,没有一丝杂质,没有一丝欲望,就那样走着,真想一直走到天荒地老。

在如雨的虫鸣中行走,感觉也是这样的。走在乡村的田野里,走在无边的草坪上,无论是早晨,或者黄昏,虫鸣都是密集的,都是纷纷扬扬的,就那样飘落到人的身上。

此时,心在虫鸣中不再烦躁,思绪也一片空明。走在无边的虫鸣中,犹如走在一片水晶天地里。此时的人,也仿佛变成了水晶的,心,也仿佛变成了水晶的。

虫鸣有的如雨,有的如露。在山村的房子窗外,有一棵芭蕉。到了芭蕉叶子肥大青葱的时候,绿色便铺开,泼洒开,以至于窗外的一团空气,成为一团绿色的雾,透过窗纱,喷涌入房中。